

大眾叢刊之四
大眾讀物

游擊區故事

虹南編
杭州增智書局印行

大衆叢刊之四
游擊區故事五十則
大衆讀物
虹南編

1 9 4 1

杭州增智書局印行

游擊區故事

全書一冊實價四角

(外埠加寄費成)

版 權 所 有 ★ 不 准 翻 印

民 國 三 十 三 年 三 月 日 初 版

南	虹	者	編
塵	介	者	版
街前府州溫	局總		
局書智增州杭		所行發總	
街正中水麗	局分		
街店上田青	局分		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

編輯本書緣起

本局近鑒於敵寇加強封鎖我沿海各航路，對於學生參考各書暨其他書籍，來源幾絕，無法供應；且其內容：大多不合內地戰時學生需要；爰請專家從事編著「抗戰叢刊」及「大眾叢刊」等書，俾發揚戰時文化，打破敵人封鎖政策，至印刷原料，全用國產，庶挽漏卮萬一。謹布下忱，統希垂鑒！

杭州增智書局啓謹

自序

中國的人真多，四萬五千萬。可是，噯！可惜得很，有一些竟是缺乏石灰質的，都害着軟骨病。害了軟骨病頂頂糟糕！腿伸不直，背脊挺不住，不能抬起頭來在大路上走，却軟綿綿地成了一條糊塗虫，蠕蠕然在溝裏爬。別人叫他們仰起脖子瞧瞧輝煌的雲彩，他們却儘往陰溝裏鑽。說，天要塌下來哩！

抗戰，抗戰，抗了三四年，好端端的，他們却又嚷起來，——「呀呀！失了許多地方哩，不能再航哩，和平哩，日本老子好哩！——全是些軟骨糊塗虫的昏話！必得將他們丟進石灰缸裏醃幾個月，教他們的骨頭堅硬起來，直挺挺站住了像個人樣，看看清晨的雲彩，散散心，這才不致發昏，可講得清道理。」

你呢，我親愛的讀者，你既然有勁兒捧起我的這本大作來讀，想來總該是骨頭硬朗的漢子了。那末，好得很，硬漢子，我和你緊緊地握握手。

硬漢子，我問你哩：我們失了的土地多不多？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啊！你回答不出嗎？實實在在，這問題確有些難回答。

說不會失掉土地嗎？當然不會有那末大的傻勁。說僅僅失掉一點點嗎？就足足有幾十個法蘭西或德意志那麼大的錦綉山河，論在猛鬼的鐵蹄之下。多少爹孀失了兒女，多少學生沒了課堂，多少鮮血滴在野草叢裏。這一切，我們怎能看得若無其事，或以爲只是一點

點呢。不能的！這是一幅非常慘痛的插畫，刻鏤在銅的冊頁上，永遠也不會磨滅的。

天不會坍下來，中華民族的國土也決不會真的失去。中國同胞中，雖有一些害了軟骨病，但畢竟是少數，大多數的呢，却是硬朗的漢子，決不會伏伏帖帖做奴才的。中國的工地就像一塊橡皮板，給錐子鑽了一下之後，立刻就會復原，不留一絲破綻。錐子如果一股蠻勁亂鑽，就會有不能自拔的危險。目下游擊區的情形，恰正如此。

你，聰明的讀者！捧着我的大作讀下去，就會明白我們不會真的失去什麼，看得見鬼子的泥腳陷得怪深，看得見傀儡台上黯澹淒涼，看得見焚燒罪惡的火把擎在千萬鬥士的手裏，看得見無數正義的赤心在跳躍，看得見……

天不會坍，却會變，東邊日出西邊雨，是怪耐人尋味的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一幅中國的插畫，也是半邊黑暗半邊光明的。人的眼睛就很怪，在黑暗的對照下，看起來格外醒目：黑暗的那一面，猙獰的鬼子，騎在枯樹彫成的木偶肩上，一步步走近懸崖去。光明的一面，中國人，外國人，男人，女人，年輕的，白了頭的，博學知識的，目不識丁的，小姐，苦力，盜匪，鄉紳，都手牽着手，吼着同一的歌聲，迎接著初升的朝陽。

我和你呀！親愛的讀者！也該描給在這幅傑構上去的。你說，給在那裏最適合呢？如果你的骨頭欠硬，還得先進石灰缸裏埋那麼一年半載，再擠進正在邁步向前的隊伍去。這裏敘述的一些故事，倒還有些石灰味兒哩，怕會給你一些補益的。

如果你已經是個十足的硬漢，那末，好哩，我再向你伸手，熱烈地握起來吧！——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多半取材於各雜誌報章；還有一部分則是由來自游擊區的友人

講述的。對於這些材料的供給者，和爲本書刻插畫的柳遵韓先生，一併在此道謝！至於故事中所提及的人物，我們當然更當以萬分的敬意來稱道了。

三十年一月十八日 虹南於麗水

游擊區故事目次

1、工人破壞隊·····	1
2、海匪王來平·····	4
3、女英雄李林·····	7
4、福榮中將吃炸彈·····	11
5、袁連長講摸營·····	13
6、嘉興的耶穌·····	17
7、斯密司·····	19
8、傳令兵·····	24
9、汕頭的人肉屠場·····	27
10、小販和鬍子兵·····	29
11、魔窟脫險記·····	32
12、吳老太婆的餛子攤·····	37
13、鬼子兵的翻譯官·····	34
14、李抱虎·····	46
15、日本間諜范士白·····	53

工人破壞隊

李英是個年青的鐵路工人，他的家住在武昌，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兒子。他在粵漢鐵路做工已近十年了。因為他非常盡職，很得同事們的敬重。他的薪水又好，一家人過得十分快活。

黃溝橋的戰事爆發以後，粵漢路上運輸軍火和軍隊十分繁忙，工人的工作就緊張多了。敵人的飛機，時常成羣結隊的來轟炸鐵路和車站，想阻斷我們的交通。但是只等飛機一去，李英和他的伙伴們，就拿起鋤頭鐵錘，敲着大顯的汗工作起來了。在二三小時內，鐵路交通就恢復了，一列列的火車不斷地行駛過去。

戰事。天空的逼近武漢。終於，一個黑夜裏，獸蹄踏上了粵漢鐵路的北段。李英的妻子離散了。武漢周圍數百里，籠罩着慘毒的屠殺和刼戮之中。每一分鐘內，都有同胞們的鮮血在鬼子的刺刀下飛濺出來。

家已沒有了，鐵路已落在敵人的手裏了，李英和別的一羣工人們失了業，過着流浪的生活。他們想到別地去找工作，但又不願離開過活了許多年的武漢。

怎麼過日子呢？當然，在抗戰的光輝旗幟下，還愁沒有事情幹的嗎？李英的同伴們組織起來了，成立了一個工人破壞隊，專門破壞由自己辛苦養護了十多年，而現在落在敵人手裏的粵漢鐵路。這不是應該的嗎？我們化了無數血汗經營起來的交通動脈，為什麼給敵人利用來屠殺自己呢？



工 人 破 壞 隊

李英和他的同伴們，從前都熱心地養護這條貫通南北的鐵路的，現在却費盡心計去毀壞他了。李英他們的破壞工作，可比敵機的轟炸厲害了：從前三個鐘頭就可修復通車，現在却可使交通停頓數月之久。

幾十人一隊，李英和他的同伴，分佈在武昌到岳陽的鐵路兩翼，不斷的破壞那條鐵路，剪斷沿路的電線。做這些破壞的工作，李英覺得和建設工作一樣有興趣。

李英感到最吃苦是卸鋼軌。從鐵路上起鋼軌，聲音不能大，時間不能久，否則就會被敵人發覺而失敗。可是無論怎樣小心，總免不了鐵鏈敲釘子的響聲，有時還有鋼軌互相撞擊的聲音。李英氣力一向很大，從來不生病，背一支槍，肩一記鐵鏈，走路可以開快步。可是扛着沉重的鋼軌，就是大力士也不能比。時走得更快。但是吃苦又算什麼呢？這不能阻止他們的勇氣，他們很順利的工作着。

起初，李英和他的同伴們，只希望去破壞敵人，漸漸地覺得這是更有利於我們建設新路線的事。李英就鼓勵同伴們更加努力，將大批的鋼軌，機警地通過幾十里山路的敵寇警戒線，運送到自己的後方，去修築另一條路。

笨拙的敵人大大的不安了，他們想出種種方法來對付工人破壞隊。第一種辦法是在電

線幹週圍控陷阱，來捕捉去剪電綫的工人們。第二種是將手榴彈放在電線幹旁邊，引線却安放在和人一樣高的電桿上，鋸子一上去，手榴彈就會炸人。第三種是在鐵道旁埋地雷，當工人走近鐵路時，觸着爆炸起來。工人們就曾經上了好幾次當。有一回，李英被手榴彈傷了一隻眼睛，醫了一個多月才好。

傷了一隻眼睛的李英，還想和弟兄們一起工作，但是大家都勸他不要去。在他療養的期間內，同伴們還照常去進行破壞工作。他們說：「中國這麼大，鬼子怎麼能到處埋地雷？我們只須找安全的地方去幹就行了」。但是李英却天天想心思：「怎樣對付那些可惡的地雷呢？」

李英的眼睛一治好，就去嘗試她病中想定的計劃：設法去破壞地雷。不久，他又轉念到：「爲什麼不用敵人的地雷去打擊敵人呢？」於是，他又和弟兄們學習起盜用地雷的方法來。從此之後，鬼子們就吃到自己栽種的惡果了！

一個四月的夜晚，一列敵人的軍火車由武昌駛到岳陽去。在汀泗橋附近，李英和他的同伴們在等候着。一座小橋邊上已埋好了由敵人那裏得來的地雷了。火車一到橋邊，轟隆一聲，立刻被炸翻了。車上幾十個鬼子，被炸得七零八落，只剩下三個來和他們抵抗。可是，李英們却從來沒有打過仗的，除了隨身警戒的小槍外，他們向來不帶槍。但是同伴們就有個老兵，立刻用敵人拋下的輕機關和步槍武裝了自己，準備活捉那三個殘存的鬼子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，鬼們的援兵來了。遠遠地發現了裝甲汽車疾馳而來。然而他們還不願放棄那三個鬼子，還有那麼多的戰利品。這一留戀，竟犧牲了兩個英勇的兄弟。

他們也不得不忍痛退却了。

從此之後，他們不僅單純的破壞鐵路，而且變成了見敵就打游擊隊了。勇敢的李英做了小隊長。他時時對人說：「這條鐵路很要緊，鬼子會從這裏運軍火給我們！而且，我們要用這些軍火來打退鬼子哩！」

海匪王來平

浙江的沿海，像星點般羅列着千百個島嶼。其中最大的是舟山島，原是清幽的佛地，現在却給鬼子開闢為煙瘴地了。在這許多島嶼中，一向隱藏着不少海盜，做些劫掠過往船隻和販賣私貨等勾當。和在別的地方一樣，鬼子們也以金錢和地位引誘浙海的土匪，給他們打先鋒，來騷擾寧波、台州、溫州等沿海地方。

臨海的達島，有個著名的海匪，名叫王來平。他部下有匪徒三四百人，有船一百多艘，常嘯聚在舟山羣島北部嵎泗列島一帶。他行蹤飄忽，出沒無常，政府屢次要剿辦他，都沒有結果。

王來平身材魁梧，學得一手武藝，為人豪放，揮金如土。他雖然殺人不眨眼，自己的生命也放在海浪上遊戲，對待朋友和部下部下是十分忠誠的。他講到就做到，只要他點過一下頭，會把別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還重要。因兒，他的部下部下都死心塌地的愛戴他，願意將精力和頭腦都交給他支配。竟也有不少上流社會的人們，願意和他稱兄道弟，毫無畏懼地和他交往。

敵人佔領了定海，以大批的軍艦騷擾浙海，封鎖了上海到寧波海門及溫州的航路，使浙海的正式商業陷入停滯的狀態。而敵寇和漢奸的武裝走私及資源掠奪，却非常活躍了。仇貨不斷的由上海流入內地，而油茶絲棉等可套取外匯的土產，都偷運往上海去。

「這是好生意呀！」王來平對他的部下說：「從前我們掠奪自己同胞的血汗，現在却可從鬼子身上佔點便宜哩！」

在舟山羣島一帶，敵寇漢奸們漸漸地感得有些頭痛了！許多貨物被截留了，一次一次地船隻失蹤了，軍火和糧食被劫奪了。鬼子雖有成羣的軍艦保護，但終無濟於事，形勢一天一天更困難了。

這樣的日子使鬼子很焦急，他們想了許多辦法來對付王來平，但都沒有用。最後，他們想起最拿手的一着來了：收買他：

二十九年的春天，王來平爲了養病住在上海。一個日本特務機關的代表來和他談判，要他和「皇軍」合作。王來平初時不肯答應，而敵人却用種種方法，去糾纏他，引誘他。一個害了病的人，精神上也是不健全的。王來平經不起哄騙，就允許和鬼子合夥了。

「好啊！」他說：「說了就算數：我不給你們麻煩！」

這可不給鬼子開心死了！他們講定了如下的條件：由敵寇發給步槍二百支，輕機關槍四挺，子彈二百箱，餉銀十五萬元，叫王來平擴充人數，於佔領台州後，允爲台州軍事首領。

條件講定之後，槍彈就全數發給，餉銀也領到一部。從此以後，王來平就成了鬼子的

忠勇朋友，給鬼子效勞了。六七月間，敵寇先鋒在玉環松門兩處登陸，就是由王來平當先鋒的。

但是，王來平覺得世界有些異樣了。一些過去交接的朋友，見了面都不大熱烈了。部下的許多弟兄們，雖然有了好武器，打仗却不及從前活躍。背地裏，還常常發見弟兄們在交頭接耳談些什麼，有時連連嘆氣，但一等他走近了，大家就啞口無言，匆匆走散了。

「這是什麼鬼把戲呀？」他有時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什麼鬼迷住這些人了？」

王來平忽然發覺自己十分寂寞，周圍的人都避開他，一個個臉孔都是冷冰冰的。於是，他的心一天天沉重了，眼睛漸漸失去光彩，面頰慢慢地也瘦了。

這是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住的刑罰！王來平非得弄個明白，倒底是什麼一回事？於是他就抓住一個在部下二年多的小孩子來問他。

「你還不明白嗎？」那小匪徒坦白地說：「咱們當土匪，也得當個清白呀！為什麼要幫同鬼子來殺自己的同胞呢？你說，東洋人和我們原是一家人；但是，為什麼從玉環搶得的穀米都得歸他們呢？我們的弟兄病倒了，要他們的醫官看一看也不肯；陳三毛不是眼巴巴看着死去的嗎？那天由松門搶到的中央傳單上不是說，給敵人當走狗，是出賣祖宗的事哩！……」

「住嘴！」王來平說：「給我滾開！」

他一惱怒，那小弟兄就走開了，剩下一肚子愁悶給他。

現在，他完全明白了，為什麼世界會變了樣子。

丟掉自己對日本人的諾言呢？還是丟開自己的威望和幾百弟兄？這是王來平現在要考慮的問題了。但這不是一件容易事！這兩個念頭在他心裏鬥爭了一星期之久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們接到日本軍隊的一封信，命令他在海門登陸，先佔領上盤市，再向臨海推進的時候，他這才決定了自己應走的途徑。

那是九月初的一個早晨，約定進攻海門的日期到了。有一股敵寇百餘人，分乘汽艇七艘，橫衝直撞，經向白沙山進發。這是鬼子的先鋒隊，裏和王來平的隊伍會合作戰的。他們們原希望得着海匪們招呼的信號的，但遇見的却是機關和步槍的猛烈襲擊。一分鐘之後，就有二艘汽艇翻沉了，四十多個鬼子爲海浪所吞沒。另外的敵人，一窩蜂似的倉皇逃去，一場狼毒的夢想也就此破滅了。

第二天，王來平就正式向浙江省第七區專署公署投誠，自願担任海防第一綫。

王來平已不再是劫掠商人的盜匪，已成了打擊敵寇的英勇鬥士！而他的威望也較前更高了。

女英雄 李林

一九一六年，福建廈門的一個富商，生下了一個女兒來，就是李林。

李林的爸爸，是個在南洋經商的華僑。幼年的李林，就跟着爸爸僑居於爪哇。在那裏讀書。爪哇是荷屬東印度的一部分。那裏的馬來頭土人！受盡荷蘭人的壓迫和奴役，生活得和牛馬一般。眼看着這種景象的李林，從小就對帝國主義切齒痛恨着的。

正當她在小學畢業的時候，荷蘭資本家瘋狂地進行着「挽回利權」的排外工作，以種種苛毒的辦法排斥華僑，她父親的商業也遭了嚴重的打擊。

「九一八」的風聲，傳到了南洋各地，激動了她獻身民族的熱情，她迅速地回到祖國的懷抱裏。一面在平滬等地輾轉求學，一面參加着一九三三年後汹涌澎湃的抗日運動，她成爲一個很活躍的女學生了。

不幸，她的母親忽於這時病死了。不大開明的父親，常斷絕給她的資助。因此，李林的生活常感到困乏。但是，個人的生活無論怎樣困難，她決不消極悲觀，決不鬆懈抗敵救亡工作。

敵寇侵佔東北之後，又侵入綏東。綏東戰爭一爆發，山西就成了國防前線了。李林就跑到山西去，在火熱的太原度着艱苦的生活，參加受訓。畢業之後，被派到大同去工作。這時候啊，平津已落入敵手，鬼子兵正向山西襲來。

抗戰初期在華北戰場上，鬼子兵的氣勢相當猛的。不久，大同陷落了，國軍紛紛向南撤退，她也暫時退到雁門關內來。但是，不久，她就冒着無休止的風雨，踏着泥濘的道路，轉回雁門關外，在雁北武裝民衆，裝動了廣泛的游擊戰爭。而她所有的本錢，只是一顆赤熱的心，還有一支六五步槍。

很快地，一個游擊支隊建立起來了。隊員們所用的，幾乎全是敵人的武裝。她率領着這枝人馬，挺進到平魯一帶敵人的後方，靈活的襲擊着鬼子兵。

一九三八年春，以李林的第八支隊爲基礎，成立了「獨立營」，開拔到綏東的涼城豐鎮

一帶去。這些地方，隨處都分佈着敵偽部隊，因而，一路上都有小接觸。當隊伍行經威遠附近時，遭受了敵兵的猛攻。李林只帶了三十多個戰士，英勇的截擊敵人，掩護主力衝破敵人的包圍前進。

在雁北一帶戰鬥了一年多，李林成了「老鄉」們，婦女們，士兵們的最親切而敬佩的領袖了。她展開了這一地帶的游擊戰爭，又組織了廣大的婦女。在綏東和晉北，沒有一個老百姓不知道她的，關於她的英勇戰鬥故事，講起來使得鄉下女人們感到絕大興奮。鬼子兵對晉北八九次的「掃蕩」中，她每次都親臨前線，使用她所熱愛的那支六五式步槍，打擊鬼子。每次戰爭，她都走在伙伴前面，鼓勵了弟兄們的士氣。有一次在懷仁，她和一連士兵，跟漢奸隊伍打了三天三夜，得到了光榮的勝利。在這屢次的戰鬥和勝利中，民衆熱烈地愛戴她了。敵人也開始熟悉了她。聽見她的名字就必寒胆喪，懷恨着要活捉她。

一九四〇年四月，敵寇又進行第九次殘酷的「掃蕩」。在朔縣邊境的一個小村裏，窖洞的土坑上牆壁上，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劃滿了紅藍色的圈點，游擊司令李林，在佈置着她的軍事計劃。偵查員不時的跑來，急忙的向她報告着敵人進攻的消息和兵力。

黃昏來了，殘陽染紅了西山。通訊員，便衣隊，村子裏的老百姓，接連的報告了幾個急從的消息，附近已發現敵人了。游擊司令李林下着命令，羣衆團體和各機關，開始作「空室清野」的撤退，部隊準備和鬼子戰鬥。黑暗籠罩着原野的時候，隊伍便向着一條闊的深溝裏行進。一會兒折轉了方向，一條黑影在北面的山頭上蠕動起來，他們很快的爬上了山頭高處。